

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骗了多个女人,他是咋忽悠的?

# 办假警察证玩QQ 骗财又骗色

本报热线967066消息(通讯员 王辉 都本东 记者 曲彦霖) 一个年过半百,大半生都在劳教所和监狱度过的男子,出狱后却再次动起歪脑筋,这次他找了一个自己感觉“靠谱”的身份,因为与警察接触最多,他冒充起海关缉私警察,先后骗了多名妇女。近日,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破获了这起系列诈骗案。

50岁的刘伟君大半生都

是在劳教所和监狱中度过的,出狱后他瞄准了网上的单身中年女人。可设了几次局都失败了。刘伟君决定“包装”下自己,想了一下,他跟警察接触最多,于是就决定冒充警察。2011年6月,他在蓬莱花150元办了个假的蓬莱市公安局警官工作证。2011年7月,他重新注册了个QQ号,并配上穿警服的“靓照”。

同样热衷于网聊的李女

士成了刘伟君的QQ好友。李女士是牟平某品牌产品的推销员,离婚后一直单身。一个月后,两人便互留了电话号码。刘伟君用“张浩男”这个假名,告诉李女士自己是一名缉私警察,现任供给科科长,负责采购。李女士一听,便开口让刘伟君帮忙推销产品。刘伟君以单位八月十五发福利欲采购20万的产品为由,慢慢地将李女士引入“圈套”。

刚开始,李女士还有些怀疑,但看到“张浩男”的警服和警察证后,她打消了疑虑。在“张浩男”的暗示下,两人住在一起。

后来,刘伟君称要“打点”关长,2011年9月,李女士先后给了刘伟君16000块钱。三天后,刘伟君又借了5000块钱。

借出这么多钱,李女士担心有借无还,便答应跟刘伟君处“朋友”。随后,刘伟君称送

礼让人告了,现在调到了济南,以交往同事、打点上级等理由跟李女士先后借了十万多元钱。

今年5月2号,刘伟君让李女士给自己充话费。李女士在核实充值数额时被告知“张浩男”手机登记的名字是刘伟君。李女士起了疑心,张浩男自称是海关缉私警察,然而警察证上却写的是蓬莱公安局,她意识到,自己可能被骗了。

5月10日,刘伟君再次打电话找到李女士借钱时,李女士找朋友将他扭送到了公安机关。在牟平公安分局的审讯室内,刘伟军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

随着民警侦查与审讯的深入,另外几起同类的案件也浮出水面,家住龙口的妇女郑平平直到接到警察电话时,才知道受骗。

(文中人物均系化名)

## 每次下手为啥只偷60升?

以为数额少不会被发现,但最后俩“油耗子”还是落了网

本报通讯员 路明 福基 林山 录森 记者 钟建军

每天开着车四处送油,时间长了,他打起了偷油的主意,但一个人做不踏实,他找来小舅子一起干。两人每次只偷60升,这是为啥呢?

因为每辆油罐车有一个正常损耗,只要不高于90升就可以,所以两人偷了多次,竟没有人察觉。不过,半夜神出鬼没的面包车,还是被民警发现了。



嫌疑人在偷油“挣钱”后买了辆面包车,图为车内的手摇油泵。记者 钟建军 摄

### 一拍即合,姐夫与小舅子合伙偷油

张青在芝罘区一家油料运输公司当司机,每天都要开着油罐车往各个加油点运送柴油或汽油,工作一年多后,他打起了油的主意。但一个人

做,没有人放风,很容易被发现,“干”这种事,还是自己人放心。张青便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小舅子刘强,两人一拍即合。

就这样,去年9月份,刘强顺利来到运输公司,当上了一名押运员。从此,两人白天上班,隔上几天便来运输公司偷油罐车上的油,屡试不爽。

### 盯了几天,两人被抓了个现行

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,福安派出所的民警夜晚巡逻时,发现一辆可疑车辆。福安派出所副所长韩延刚说,晚上10点多,一辆面包车开进环海路旁的一个大

院中,院中有许多货运公司,这个时间点,不像是来办事或取货。

民警走到院门口,看见这辆面包车停在一辆油罐车旁边。不

一会儿就从院内驶出。5月29日,这辆面包车又出现了。

见时机成熟,民警将车上两人控制住。“车上有两个白色塑料桶,装着满满的柴油。”民警说。

### 每次只偷60升,一次都没被发现过

两人交代,从去年9月份开始,两人白天上班,基本上隔上一两天便从油罐车上偷一次油,不偷多了,每次只偷两塑料桶共60升。攒够十几桶后,以每桶170元至180元的价格卖给莱山区一些“黑加油

店”。两人用“挣”的钱还买了一辆面包车,经过改装,专门用来偷售油。这辆面包车最多时曾拉过20多桶柴油。

为何屡次偷油却没人发现?民警说,每个油罐车能装两万六千升油,而且油罐车有一

个正常损耗,规定是不高于90升。两人每次偷60升,都在规定损耗内,很难被察觉。

民警称,两名嫌疑人涉嫌盗窃公司柴油,累计价值3万多元,5月30日已被芝罘警方刑事拘留。



### “月偏食”来去匆匆

4日晚7点50分,在莱山区滨海路,月偏食与路灯、车前灯、车尾灯交相呼应,形成一幅美景。当日,继5月21日的日环食后,月偏食奇观继续上演。由于夏季白天时间长,傍晚月亮升起的时候已经是“带食月出”,到夜空完全降临港城,这次月偏食已经基本结束。

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